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清詞序跋彙

馮乾 編校

(第一冊)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清詞序跋彙編
(第一冊)

馮乾編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詞序跋彙編 / 馮乾編校. —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506-1929-6

I. ①清… II. ①馮… III. ①詞(文學)—序跋—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①I207.2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294647號

書名	清詞序跋彙編
編校	馮乾
責任編輯	林日波 王愛榮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ebs.com
經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 郵編:211523
開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張	76
字數	1907千字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1929-6
定價	350.00圓(全四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25-57572508)

凡 例

一、本書所收序跋，包括清詞別集、總集、選集的序跋，序跋作者以清人爲主，間及民國時人。

二、本書所收序跋的文體，包括序、跋、題識、凡例等。

三、本書所收序跋，略依詞集年代及撰序時間先後排列。

四、序跋既見於詞集，又收入序跋作者文集中者，以詞集所載爲底本，以文集作校本。

五、序跋所出詞集有多種版本者，以較早或較全者爲底本，他本作校本。

六、序跋底本殘闕漫漶或難以辨識者，以方框(□)標識。

七、異體字一般按相關要求改爲規範字，涉及專名者則酌情保留。

煜，娣姒清照；宋子之詞俊^①以婉，淮海、屯田，肩隨而已。要而論之，本朝所未有也。獨以余^②之椎魯，鼎廁之間，此何異薦敦洽於瑤室，奏瓦缶於帝庭哉？昔人形穢之憂，增其跼蹐耳。二子豈以幽蘭之寡和而求助於巴人乎？陳子龍漫題。

《幽蘭草》三卷，李雯、宋徵羽、陳子龍撰，崇禎刻本

詩餘花戲小引

董守諭

夫托物諷咏，即景流連。非塵視冠冕，莎薛簞笠，不戀戀於陰壑，而有志枕漱者之爲哉？吾世代□□，先生翠拾長卿葉，羅虬九錫^③丹鉛爲泉。卉^④借天機而作色^⑤，標題淡艷，抽^⑥。有時喚睡起^⑦，貯深閨細語，有^⑧夢入之夫人，似隔紗窗幽照。低光吐於筆下，華鬢攬於毫端。比王勃青蒼之璧，玉箸金劍；並龜蒙書帶之詞，疏烟曉露。一展卷則步障舒霞，若聲歌則曲簾振響。何必采忘憂之草，公子懷思；佩解意之香，佳人沾媚耶？如諭才同朽櫟，辨昧勞薪。既欲浮湘而披莽，復將涉江而頌橘。東菑故耜，荒穢堪悲；北畝新渠，糞除焉力。甘褻鬻於曉蓐，不抱慙於朝蔬。囊括岷山，傲種不饑之芋；硯耕西嶽，勤耘救窮之芽。正苦志於蕉夢，忽茹臭於蘭心。一讀再讀有餘致，唱予和汝得孤吟。是用窮歡於晨夕，□賞於川阿者也。是爲引。己丑一陽來復之月，侄守諭敬撰。

① 俊，《安雅堂稿》作“幽”。

② 余，《安雅堂稿》作“予”。

③ 此處原刻殘缺若干字。

④ 此處原刻殘缺若干字。

⑤ 此處原刻殘缺若干字。

⑥ 此處原刻殘缺若干字。

⑦ 此處原刻殘缺若干字。

⑧ 此處原刻殘缺若干字。

前言

詞籍序跋是研究詞史、詞學理論與詞學批評的重要文獻，具有很高的史料和理論價值。隨着詞的流行和詞集的編纂，遂產生了詞籍序跋。

詞起源於唐代，至晚唐已經極為流行，因之也出現了詞的編集。歐陽炯《花間集序》中云：“近代溫飛卿復有《金荃集》。”所言的溫庭筠《金荃集》當為詞籍，但未言其卷帙。《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溫庭筠《金荃集》十卷，不知是否為詞集。已知最早的詞集當為敦煌寫本《雲謠集雜曲子》，收錄詞作三十首，多為民間詞人所作。學者考訂詞卷寫成時間不晚於後唐末期，其編集應當更早。略晚於《雲謠集》的是《花間集》，這是一部晚唐五代詞的總集，後蜀趙崇祚編，成於後蜀廣政三年（940）。收錄溫庭筠、皇甫松、韋莊、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和凝、顧夔、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扈、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位詞人所撰詞五百首。《金荃集》和《雲謠集》編集時有沒有序跋，今已不得而知。現存最早的詞籍序跋是歐陽炯《花間集序》，序中論及詞的起源、詞的特質，以及《花間集》編纂的情況，是研究唐五代詞的重要文獻。

宋代是詞創作的高峰，出現了大量詞集，與此相應，詞集序跋也大量出現。這些序跋不僅是宋詞繁榮的體現，而且反映了宋人的詞學觀念和宋代詞籍編纂的情況。尤其是關於詞的體裁特徵、詞的音律、風格、填詞技法等，在其中均有所涉及，並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觀點。金元詞作衰落，詞籍序跋也不多。明代詞的創作雖不發達，但詞籍刊刻盛行，詞籍的序跋題記等數量眾多。由於很多出於詞籍刊刻者之手，故對詞籍的編集、版本情況多有考訂，具有較高的文獻學

價值。

清代詞學中興，詞人蔚起，創作了大量的詞作。由已出版的《全清詞》“順康卷”、“雍乾卷”看，其篇幅已遠逾《全宋詞》。清代詞籍刊刻數量龐大，僅林玫儀《清代詞集知見錄》所載清代詞集已達六千餘種。與此相應，詞籍序跋題記的數量遠遠超出前代的總和。然而，儘管清代有數量龐大、內容豐富的詞籍序跋，但對其研究和使用却很不充分。這和清代詞學文獻的特點及其編纂現狀有很大的關係。一方面，清代詞話發達，詞話或輯錄前代詞學文獻，或為作者自撰。通常認為，一部詞話比單篇詞籍序跋內容更豐富，闡析更深透，更成體系。詞話的編纂成果斐然，已有《詞話叢編》（唐圭璋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詞話叢編續編》（朱崇才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等集成類著作，這給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詞籍序跋多附詞集刊行，有的收在文集或書目中，極為分散，輯錄整理很不容易。目前已經出版的詞籍序跋彙編有兩種：一是《唐宋詞籍序跋彙編》（金啓華等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收輯唐宋詞籍序跋；一是《詞籍序跋萃編》（施蟄存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此書第七卷專收“清人別集序跋”一百篇左右，卷九、卷十中收清詞總集、選集序跋數十篇。相對全部清代詞集序跋而言，這個數量是極少的。並且，由於特殊原因，《詞籍序跋萃編》所收序跋出處僅署書名，未標明版本，很難核對原書，故不便使用。雖然清代詞集數量衆多，但除極少數名家詞集外，大部分詞集缺乏整理；而《全清詞》則限於體例不收序跋。故而對於清詞序跋的編纂整理相當有限。以上原因，造成詞學界對清代詞籍序跋材料的研究和使用相對不足，清詞序跋的史料價值和文藝理論價值尚有待挖掘。

清詞序跋數量龐大，其功能主要包括：（一）反映詞人生平、詞人和詞人群體的詞學活動；（二）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資料；（三）反映詞集編纂、刊刻、流傳的情況。茲略作介紹：

一 清代詞人的生平、詞人和詞人群體的詞學活動

清代有的詞人生平傳記資料不詳，詞籍序跋中保存了一些信息，可資考論。如譚獻稱爲“倚聲家老杜”的咸同間詞人蔣春霖，其《水雲樓詞》及《水雲樓詞續稿》前有徐薰、何咏、李肇增、褚榮槐、宗源瀚序及周念永、謝鼎熔、金武祥跋。這些序跋作者或爲蔣氏生前之友人，或爲其鄉後進私淑者，所收各序或評其詞，或記其人，或論其世，爲研究蔣春霖及其詞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又如吳中詞人宋志沂，天分很高，不幸死於太平天國兵亂，所撰詩文皆散佚。其遺著《宋浣花詩詞遺稿》爲友朋哀集，其中收錄了同仁所撰的詩詞序跋及時人志哀的詩詞，起到了知人論世的作用。另外，有一些清代詞籍，由於種種原因現已失傳了，而其序跋仍保存於詩文別集中，這些序跋也有存人之功。

清詞序跋有許多是作者的自序或作者同時人所撰，其中保存了很多關於詞人及詞人群體詞學活動的材料，是建構清詞史的重要文獻。

例如清初詞壇著名的秋水軒唱和，嚴迪昌《清詞史》認爲“是‘輦下諸公’發揮影響力的一場社集性質的群體酬唱活動，也是‘稼軒風’從京師推向南北詞壇的一場大波瀾”。秋水軒倡和緣起見曹爾堪撰《秋水軒倡和詞紀略》：

周子雪客(周在浚)至京師，僑居於孫少宰之秋水軒。軒在正陽門之西，背城臨河，葭蘆秀其陰，當夏雨暴漲，水痕啣岸，捲簾凭几而觀之，不啻秋水一壑，心骨俱清，此亦都市中之濠濮也。雨後晚涼，停鞭小坐。見壁間酬唱之詩，雲霞蒸蔚。偶賦《賀新涼》一闕，廁名其旁。大宗伯公(龔鼎孳)携尊錢客，見而

稱之，即席和韻。既而露垂泉湧，疊奏新篇，可謂濯綺筆於錦江，吐繡腸於沙籀者矣。槩子（紀映鍾）、方虎（徐倬）同授餐於宗伯，亦擊鉢而賡焉。均工組練，並擅賦心。

可知秋水軒是周在浚在京師的寓所，曹爾堪作《賀新涼》原唱，而京師文壇領袖龔鼎孳和之，而後影響擴大，衆多詞人參與唱和。汪懋麟《秋水軒倡和詞序》曰：

（秋水軒倡和）始於南溪學士（曹爾堪），而廣於合肥宗伯（龔鼎孳）。縱橫排宕，若瑜、亮用兵，旗鼓相敵。一時名流，相與爭奇奪險，愈出愈工。如槩子（紀映鍾）、方虎（徐倬）、伯通（龔士稚）、雪客（周在浚）、古直（王豸來）、緯雲（陳維岳）、湘草（杜首昌）諸君，俱各揮灑流暢，妙極自然，無復押韻險澀之迹。而西樵考功（王士禛）最後成六闕，以爲之殿，溫雅典贍，洋洋若《關雎》之亂矣。予塵垢滿胸，諸君屢索和，不成一字，固鞭策之不前，亦見敵而遁之善計耳。詞非一題，成非一境，統冠之以秋水軒者，大都登壇樹幟，鼓諸軍之氣，而卒以奏成功者，雪客之力爲多也。

此文對秋水軒唱和之緣起及倡和的具體情況作了生動的介紹，使後人對清詞史上的這件大事有所認識，並由此探討其背後的詞人心態和時代心理。

而清初詞壇另一重鎮在揚州。康熙初年，揚州詞壇發生過兩次重大的唱和活動。一是由王士禛組織的紅橋唱和。順治十七年（1660），王士禛任揚州推官，於康熙元年（1662）與揚州地區本地及流寓的士人舉行紅橋唱和，並且編選、評點、刊刻詞集，對清詞復興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二是康熙五年（1666）的廣陵唱和，儘管規模不如紅橋唱和，但參與的詞人心態更爲複雜，寓含的詞史意義更大。

孫金礪《廣陵倡和詞序》中有詳細記載：

廣陵紅橋之集，得四十六人，可謂盛矣。已而之遠者，還故鄉者，往京畿者，次第散去。四方之客，殫留於此，止予與荔裳觀察（宋琬）、顧庵學士（曹爾堪）、西樵司勳（王士禛）、長益（談允謙）、其年（陳維崧）、雲田（李以篤）、方鄰（沈泌）八人而已。惟定九（宗元鼎）為土著，巢民（冒襄）、散木（陳世祥）、孝威（鄧漢儀）、汝受（范國祿）、希韓（季公琦）屬廣陵州縣者也，豹人（孫枝蔚）、穆倩（程邃）、舟次（汪禔）則僑家廣陵者也。猶得十七人，詩酒燕聚，交歡淡月。初集時分賦五言近體，復限“屋”字韻賦《念奴嬌》詞。嗣是，諸子踵華增美，倡予和汝，迭相酬贈，多至十餘首，少者七八首。抽新領異，各出心裁，涵今茹古，覺前人《花間》、《草堂》之席，已奪登孤而登。

序中論及廣陵唱和的緣起，列舉參加唱和的人員、唱和詞牌及所用韻部，對廣陵唱和在明清之際詞風轉變中的作用也有論及。

對於清代詞史的建構，清詞序跋也有巨大的文獻價值。如對常州詞派，學界已有相當研究，建構了從張惠言到周濟、譚獻、陳廷焯一綫相延的詞統。同時，對於常州詞派對晚清詞學的影響，也有共識。但在清詞序跋中，仍有一些值得重視的材料，可以推進既有研究，展現清代詞學發展的細節。如乾嘉間從張惠言學詞者除金式玉、董士錫外，還有蔣學沂。蔣學沂，字小松，江蘇陽湖人。蔣學沂《藕船詞自序》云：

余嘗受填詞法於編修張先生。先生之言曰：“詞者，詩之餘也。詞學始於唐季六朝，至南北宋為極盛。後人為之，或流於放，或傷於纖巧。故元明以下無詞，國朝乾隆間始有人起而振

之。”則先生自謂也。先生又曰：“爲蘇辛者易粗，學秦柳者傷雅。今之詞人，皆市儈酗酒，搢旦登場也。夫以清廟明堂之奏，而雜以俳優諧蕩之音，間以灌夫叫嘯之氣，其可乎哉？夫有句無章，其弊也鄙。甚或美人芳草，明月斜陽，識二三百字，便成詞家，宜才子之多也。古之人境遇之抑塞，憂思所鬱紆，用筆命意，歸之至約，而出之幽惻，怨而不亂，哀而不傷，庶幾詩人忠厚之旨乎？”余服膺先生之訓，爲之有年。

序中引述張惠言論詞的觀點可以和張氏《詞選序》參看，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從張琦學詞者則有王曦（有《鹿門詞》）、吳廷鈺（有《塔影樓詞》）等。張琦之子張曜孫撰《塔影樓詞跋》曰：“道光甲申，先子官山左，偉卿依居二年，與王子季旭同受詞於先子，此卷即先子所點定者。”可以考見張琦對常州詞學的貢獻。張曜孫編選受常州詞風影響的詞人詞集爲《同聲集》，擴大了常州詞派的影響。所自撰《昇甫詞》三卷，惜未刊刻，然稿本尚存。稿本上有道咸間著名學者包世臣、劉毓崧、洪麟孫、董毅、謝元淮、李兆洛等人的題跋，對張氏詞作多所評價，從中也反映了詞人交游的情況。

二 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

清代許多重要的詞人，本身未撰作詞話，其詞學思想往往通過詞籍序跋體現出來。如雲間詞派的陳子龍，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厲鶚，常州詞派張惠言，吳中詞派戈載等。

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他所揭櫫的浙西詞派宗旨即通過詞籍序跋的形式來發布。浙西詞派詞宗南宋，《孟彥林詞序》曰：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

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皋，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焜倚聲於前，王沂孫輩繼和於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

文中歷數南宋詞人，正是要建立浙西詞派的統系。在南宋詞人中，朱彝尊又特尊姜夔，可見其瓣香所在。《黑蝶齋詞序》曰：

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

由此，朱彝尊在《魚計莊詞序》中提出“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的觀點，並在其它詞序中屢屢提及，如《洪崖詞序》曰：“竊思晚唐、北宋，惟小令爲工。若慢詞，至南宋而始極其變，體乃大備。”《水村琴趣》曰：“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

而浙西詞派的另一位大家厲鶚的詞學觀點也是在其詞集序跋闡發的。他的詞論核心一是在《群雅詞集序》中所主張的“雅”，曰：

詞源於樂府，樂府源於詩。四《詩》大、小雅之材，合而有五。材之雅者，風之所由美，頌之所由成。由詩而樂府而詞，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爲作者，故曾端伯選詞名《樂府雅詞》。周公謹善爲詞，題其堂曰志雅。詞之爲體，委曲擘緩，非緯之以雅，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

二是推尊南宗，《張今涪紅螺詞序》曰：“嘗以詞譬之畫：畫家以南宗勝北宗。稼軒、後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這與朱彝尊之觀點恰相印證，反映了浙西詞派在詞學思想上的傳承。

與浙西詞派相繼而起的常州詞派，其開山領袖為張惠言。張惠言的詞學思想集中體現在《詞選序》中，該序是常州詞派的綱領，奠定了常州詞派的宗旨，以及尊體的觀念以及比興寄托說詞的闡釋方法。

吳中詞派則以嚴於詞律著稱。戈載作《詞林正韻》，對填詞用韻加以規範。其《翠薇雅詞自序》引顧廣圻語：“詞之所以為詞者，以有律也。詞之有律，與人之有五官無異。五官之位次，一定不易。若移目為口，置耳於鼻，鮮不駭為怪物者。詞之於律亦然。人必五官端正，而後論妍媸；詞必四聲和協，而後論工拙，否則長短句之詩耳，何云詞哉？”可見吳中詞派在詞律上的講求。

詞學批評是清詞序跋的一個重要功能。今以納蘭成德詞為例略作說明。納蘭詞在清詞中具有獨特的情感內容和美學特質。清詞序跋對納蘭詞有較多的批評。譚獻《復堂詞話》曰：“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第一，飲水次之。”又與蔣春霖、項廷紀並稱詞人之詞。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對納蘭詞位置更高，曰：“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王國維《人間詞》前有王氏托名樊志厚的序，通論詞史，眼界極高。其論曰：

溫韋之精艷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淺也。珠玉所以遜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異也。美成晚出，始以辭采擅長，然終不失為北宋人之詞者，有意境也。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軒，然亦若不欲以意境勝。白石之詞，氣體雅健耳，至於意境，則去北宋人遠甚。及夢窗、玉田出，並不求諸氣體，而惟文字之是務，於是詞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於國朝，而納蘭侍衛以天賦之才，崛起於方興之族。其所為詞，悲涼頑艷，獨有得於意境之深，可謂豪傑之士，奮乎百世之下者

矣。同時朱、陳，既非勁敵；後世項、蔣，尤難鼎足。至乾嘉以降，審乎體格音律之間者愈微，而意味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豈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

其中對納蘭詞的批評正是對《詞話》中“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的注腳。譚獻和王國維對於納蘭詞在詞史地位的確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從清詞序跋中對納蘭詞的批評來看，正可以看出納蘭詞的特色及其在清代詞史上地位的變化。

納蘭成德詞最早的版本為康熙十五年(1676)左右編成的《側帽詞》，此本已佚。其後是顧貞觀於康熙十八年(1679)刻成的《飲水詞》，此本亦佚，但吳綺和顧貞觀所製序則保存了下來。吳序以駢體寫成，中曰：“成子姿本神仙，雖無妨於富貴；而身游廊廟，恒自托於江湖。故語必超超，言皆奕奕。”對納蘭成德的性情有所涉及。顧序則更為具體，曰：“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騷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鍾為獨多也。容若天資超逸，儵然塵外。所為樂府小令，婉麗清淒，使讀者哀樂不知所主，如聽中宵梵唄，先淒惋，而後喜悅，定其前身，此豈尋常文人所得到者。”指出納蘭詞多情善怨、婉麗清淒的特點，均能得納蘭詞的真際。但二人對納蘭詞的地位均未作評價。

稍後孫默、聶先《國朝名家詩餘》選《飲水詞》一卷，丁澎和聶先均有評語。丁評謂其詞如“名葩美錦，鬱然而新，又如太液波澄，明星皎潔”，以意象評詞，略嫌空泛。而聶先評其詞“香艷中更覺清新，婉麗處又極俊逸，真所謂筆花四照，一字動移不得者也”，略得納蘭詞的大體。

可見，在康熙年間，儘管納蘭詞已有一定的影響，但其在詞史上的地位並未確立。納蘭成德在詞林地位的奠定要到嘉慶年間。

嘉慶間，楊芳燦手鈔納蘭詞，並製序，序中曰：

倚聲之學，惟國朝爲盛。文人才子，磊落間起。詞壇月旦，咸推朱、陳二家爲最，同時能與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陳詞天才艷發，辭鋒橫溢，蓋出入北宋歐、蘇諸大家；朱詞高秀超詣，綺密精嚴，則又與南宋白石諸家爲近；而先生之詞，則真《花間》也。

楊芳燦以納蘭成德的隔世知己自命，明確地將納蘭成德和朱彝尊、陳維崧並稱，可見納蘭詞地位的提高。

道光十二年(1832)，汪元治刻《納蘭詞》，趙函序曰：

詩之爲道，非具湛深通博之學、雄駿絕特之才，不足以神明其事。詞則不然，發乎性情，合乎騷雅，刻畫乎律呂分寸，一毫矜才使氣不得。故有詩才凌轢一代，而詞則瞠乎莫防藩籬者，山谷、放翁且貽口實，況其下此者乎？國朝詩人而兼擅倚聲者，首推竹垞、迦陵，後此則樊榭而已。然讀三家之詞，終覺才情橫溢，般演太多，與黃叔暘質實清空之論，往往不洽。蓋其胸中積軸，未盡陶熔，借詞發揮，唯恐不極其致。可以爲詞家大觀，其實非詞家正軌也。納蘭容若以承平貴胄，與國初諸老角逐詞場，所傳《通志堂集》二十卷，其板久毀，不可得見。而詞則卓然冠乎諸公之上，非其學勝也，其天趣勝也。

序中從詞的尊體出發，指出納蘭詞的成就在朱彝尊、陳維崧、厲鶚諸家之上，這是一個獨特的看法，成爲王國維高度評價納蘭詞的先聲。

道光間張應昌作《咏秋軒詞集序》曰：“國朝詞學之盛，特與南宋相頡頏，如竹垞、樊榭、迦陵、納蘭而下，足以媲美姜、張、周、史者，指不勝屈，於斯盛矣。”同治間張修府《鷗汀詞草跋》亦引述類似看法：“曩聞平湖海門先兄言，爲詞人之詞易，爲詩人之詞難。南宋諸家惟石帚、玉田當此無愧，我朝納蘭氏及竹垞、迦陵亦庶幾焉。”均可見納

蘭成德清代一流詞人身份已經建立。

從吳綺《飲水詞集序》到王國維《人間詞話序》，對納蘭成德的批評正反映了納蘭成德詞史地位建立的過程，是清詞經典化的一個典型。

三 詞集編纂、刊刻和流傳

清代詞集數量極多，詞集編纂、刊刻和流傳的情況也比較複雜，詞籍序跋對這些情況往往有所涉及。有的序跋中提及刊刻的情況，甚至本身就是一篇帶有考據性質的論文。有的可以通過序跋的寫作時間以及序跋作者與詞集作者的關係來作考訂。

號稱清詞殿軍之朱祖謀的詞集的編纂情況比較複雜，所幸龍沐勛《彊村詞剩稿跋》、《彊村集外詞跋》中已有詳細的論述。茲列舉以見一斑。《彊村詞剩稿跋》曰：

《彊村詞剩》二卷，歸安朱先生《語業》刪餘稿也。先生既於光緒乙巳薙存丁酉以來所為詞，刻《彊村詞》三卷，《前集》、《別集》各一卷。而三卷末有丁未歲作，是此集雖開雕於乙巳，亦續有增益，以迄於宣統辛亥，足成四卷。而汰其《前集》、《別集》，不復附印，世幾不獲見先生詞集之全矣。戊午歲，先生復取舊刊各集，益以辛亥後作刪存一百一闕，為《彊村樂府》，與臨桂況氏蕙風《琴趣》，以活字版合印為《鷺音集》。後五年癸亥，續加訂補，刻《語業》二卷。先生詞蓋以是為定本焉。其癸亥以後有手稿，題《語業》卷三者，已為寫定續刊矣。先生臨卒之前數月，曾舉手圈《彊村詞》四卷本，及《前集》、《別集》見付。其詞為定本所刪者過半在，先生固不欲其流傳。然先生所不自喜者，往往為世人所樂道，且於當時朝政以及變亂衰亡之由可資考鏡者甚多，烏可任其散佚？爰商之夏閔枝、張孟劬兩丈，仿先生刻半

塘翁詞例，取諸集中詞爲《語業》所未收者，次爲《剩稿》二卷。而以辛亥後存有手稿不入《語業》卷三者別爲《集外詞》，以附遺書之末。俾世之愛誦先生詞者，不復以缺失爲憾云。壬申冬十二月，龍沐勛謹跋於真如寓居。

龍沐勛此跋，指出了朱祖謀各本詞集之間的關係。據龍氏言，則朱祖謀詞的刻本主要有以下數種：（一）《彊村詞》三卷，附《前集》、《別集》各一卷，光緒三十一年（1905）開刻，續有補刻。（二）《彊村詞》四卷本，乃前刻三卷本另增一卷並刪《前集》、《別集》而成，宣統三年（1911）刻成。（三）《彊村樂府》一卷，民國七年（1918）刻《鶯音集》本。（四）《彊村語業》二卷，民國十二年（1923）刻本。（五）《彊村詞剩》二卷，朱氏卒後龍沐勛等編，民國二十一年（1932）刻本。（六）《彊村集外詞》一卷，龍沐勛等輯自朱氏手稿，民國二十一年（1932）刻本。因龍氏爲朱祖謀的授硯弟子，故其所述自當可信。今欲編朱祖謀詞全集，自當以龍沐勛此跋所言爲準，加以搜輯整理。

以上三點，對清代詞籍序跋的價值做了簡單的介紹。總而言之，清代詞籍序跋反映了清人詞集的概貌，展示了清人詞學觀的演進以及清詞發展的進程，是詞學研究必須重視的文獻來源，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其更大的價值，則有待研究者抉發。

本書是南京大學《全清詞》編纂過程中的副產品。我於2006年來到大學從事《全清詞》的編纂工作，在編纂過程中，接觸到大量的清詞序跋。格於體例，《全清詞》不收詞籍序跋，這是極爲可惜的事。爲了使這些材料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我對之進行了輯錄整理。由於清代詞籍衆多，序跋收錄很難齊全。另外，還有衆多的詞籍文獻散見於清代詩文別集中，本書對這部分資料輯錄也很不夠。這些，只能俟諸來日了。限於水平，本書中應有不少錯誤，希請讀者